

# 江城

· 美文

A17

编辑 马彦如  
版式 郑海仑  
校对 胡月

## 京口即事

■宋 范仲淹

突兀立孤城，诗中别有情。  
地深江底过，日大海心生。  
甘露楼台古，金山气象清。  
六朝人薄命，不见此升平。

范仲淹（989—1052），字希文，吴县（今江苏苏州人）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）进士，曾在陕西抗御西夏；仁宗庆历时参加知政事，推行新政，未获成功；后历任州郡，卒谥文正。他是北宋时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、军事家。尤以文学创作颇有建树，诗、词、文均有名篇传世，《岳阳楼记》中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名句，成为一代士人处世立身的典范。他的词也很有特色，《渔家傲》“塞下秋来风景异”一阙，描写边塞风光和屯守生活，抒发报国之志，境界开阔，格调激昂，为前人词中所没有。

范仲淹自27岁入仕为官，一生先后曾任陈州、睦州、苏州、明州、饶州、润州等14个府郡的知府。他在润州任职从宋仁宗景祐四年（1037）他49岁那年五月起，到宋仁宗宝元元年（1038年）他50岁那年11月徙知越州，前后共19个月。来到润州后，他被这座古老而又美丽的城市吸引，大加赞美，随即创作了《京口即事》。

“突兀立孤城，诗中别有情”，首联点题。突兀，亦作“突杌”、“突屼”。高耸貌，高低起伏的样子。《文选·木华<海赋>》：“鱼则横海之鲸，突杌孤游。”唐·卢照邻《<南阳公集>序》：“逶迤绰约，如玉女之千娇；突兀峥嵘，似灵龟之孤朴。”

“地深江底过，日大海心生”，这一联写的是镇江的自然景象。

“甘露楼台古，金山气象清”，甘露，指的就是甘露寺了。这一联写的是镇江的人文景观，豪气中透出对镇江未来的希冀与祝福。

“六朝人薄命，不见此升平”，六朝，又称六代。吴、东晋、刘宋、齐、梁、陈六个朝代先后建都于建康（吴称建业，今江苏南京），因唐朝人许嵩在《建康实录》一书记载了这六个朝代而得名；北宋的司马光撰写《资治通鉴》以此六朝作为正统编年纪事，后人将此六个朝代并称六朝，史称六朝。六朝同时又指北朝六朝。三国魏、西晋、北魏、北齐、北周及隋皆建都于北方，亦合称六朝。是后世对三国至隋统一前南北两方的泛称。尾联抒发感慨，赞美国家统一后的太平气象。全诗格高气豪，全无迁客去国离乡之思，更非一般吊古伤时者可比，可见他的胸襟旷达，人格高尚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范仲淹与镇江的渊源并不仅止于此。范仲淹离开润州知府任后，还是经常过往镇江，甚至流连镇江的。如他与当时精通阴阳、天文、地理、遁甲、占射诸家之说，号称冲晦处士的徐复相善，经常在江南一些地方相互切磋，交流学术。据《续资治通鉴》卷第四十三载：宋仁宗庆历元年（1041）四月，“范仲淹过润州，见复，问曰：‘今以衍卦占之，边境无变异乎？’复言：‘西方当用兵。’”

（朱秋霞）



## 不能被增加的人

■文/张晓风

我打算送一件礼物给一位国外的牧师的时候，才忽然发现，原来这世界上有一种人，你简直无法用任何东西来增加他，他自己已是一个完美的宇宙。

也许我可以学别人，把猪肉干、牛肉干之类的东西当成土产送给他，但我知道，对于一个忙碌的、席不暇暖的人，他不可能有时间坐下来嚼零食。

如果我送他衬衫或领带夹、袖扣之类的东西，他也不会记得装扮自己的。他的一副眼镜架已经用了十年，松得挂在鼻翼上，仍然不肯换，他却说：“何必呢？都成了老朋友，已经有感情了！”

送给他一些小东西放在壁炉架上呢？他在选择做牧师

的那一天就已经告别了沙发椅，而且他也没有壁炉。

送他一点奢侈品呢？他的教区住着一些贫穷的工人，他们在他们中间，过着最简朴的日子。生活里的一些小物件对他而言未必有意义，他是一个经常忘记自己的人——他需要别人反复提醒，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，他自己是不在他照顾的范围之内的。

也许，我可以送他一本书，但对一个已经拥抱了这个世界的人来说，还有什么书可以增加他的智慧，还有什么知识可以提升他的价值？

原来这世界上有一种人，你简直无法用任何东西来增加他，他自己已是一个完美的宇宙。（摘自《张晓风经典散文集》）



王川 摄

## “独立使君”裴侠

■文/谢卫东

《北史》上说了个站队故事，这次站队让一个人出了名。当时周文帝宇文泰召集各地郡守开会，他让裴侠站在一边，然后对各地郡守说，“裴侠清慎奉公，为天下之最。”你们中有人自认为能做到和裴侠一样的，可以和他站到一起。结果“众皆默然，无敢应者。”于是宇文泰厚赐裴侠，朝野对这种赏赐没有不服气的，裴侠也得到一个“独立使君”的称号。

裴侠，字嵩和，河东解人。裴侠不是天才儿童，长到七岁的时候还不怎么说话，发育似乎有点迟缓，但后来的故事就有点神奇了，据说他在洛阳见到一群乌鸦蔽天从西面飞来，于是举手指着乌鸦开始说话了。从此之后，一发不可收，“遂志识聪慧，有异常童。”总算开窍了。

十三岁的时候，父亲去世了，裴侠“哀毁有若成人”，正当他要择地埋葬他父亲时，忽然听见空中有人说：“那孩子为什么悲伤呢，葬在桑东，能封公侯。”当时他虽然悲伤像个成人，其实还是个孩子，因此很害怕，回来告诉母亲，母亲对他说：“这是神灵啊，我听说鬼神对善人都是赐福的，我们家从来没做过恶事，所以这应该是神灵在告诉你吉祥的事。”当时裴侠家旁边正好有个大桑树林，于是就把父亲葬在了那儿。至于他以后的发迹封公侯和这有没有关系，实在很难考证。

裴侠原来的名字不叫侠，在周齐著名的沙苑之战中，裴侠“先锋陷阵”，宇文泰“嘉其勇决”，于是将他的名字从原来的协改成了侠。

因立功晋爵为侯，裴侠慢慢当上了河北郡守，成了一方地方大员，但他却依然保持了朴素的生活，每天吃的也就是“菽麦盐菜而已”。当时河东郡的老规矩是，有渔夫猎人三十个，专门捕鱼打猎供应郡守伙食。裴侠上任后说，因一己的口腹之欲役使老百姓，我不做这样的事，于是全部罢免了这些人的差使。另外一个老规矩是，有三十个人专门为郡守跑腿，像家丁一样供郡守使唤，裴侠来后也罢免了这一成规。裴侠在河东“爱民如子”，后来“去职之日，一无所取。”当时人唱歌赞叹：“肥鲜不食，丁庸

不取；裴公贞惠，为世规矩。”就是说他“好吃好喝从不沾，差人使唤都不用，裴公做官真是清廉啊，为当世人立下了好规矩。”

裴侠当时的清苦连自己的亲戚都看不下去了，他们笑裴侠说：“人生仕进，须身名并裕，清苦若此，竟欲何为？”人当官不就图个功成名就，发财致富嘛，你过着这么清苦的日子，究竟图个什么呢？

对此，裴侠说：清廉是任公职的基础，勤俭是立身的根本。我们裴家是个大家族，每代都有名人，所以才能在朝廷中受到重视，死了也能在史书上占一席之地。像我这么资质平凡的人，还能受到朝廷的特殊的恩宠当官，我想真是感激不尽啊。我日子过得苦了点，但这并不是贪慕虚名，而只是为了加深自己的修养，担心自己一不小心，让祖先蒙羞。

虽然对自己清廉，对手下要求也严格，可裴侠并不是个酷吏式的官员。在他当工部中大夫时，有一个管钱物的官吏李贵，相当于现在的出纳吧，听说裴侠来当官，躲在府中大放悲声，痛哭流涕，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啊？他说：“我掌管公家的东西，平常多有私自开支，裴公是出了名的清正严明，我怕被问罪。”裴侠听说此事，大约是出于怜悯，给了这个出纳李贵一条自新之道，允许他去自首。

裴侠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，更神奇的是，上班甚至治好了他的病。有一次，裴侠患了顽症，老是不好，朋友们都很担忧。一天，忽然在床上听到五鼓声起，裴侠腾地一下坐了起来，看着左右说：“该到府上去上班了。”患的病竟也霍然而愈。这是一个工作狂式的官员吗？

一辈子官当下来，虽然当上了高官，封了公爵，当晚年裴侠生病时，司空许国公宇文贵、小司空北海公申征一起去他家里看望病人时，见到裴侠家居住的房子竟然“不免霜露”。裴侠死了后，他生前在任的河北郡老部下张回以及那些吏人都很悲伤，“乃作颂纪其清德焉”。

在当时的环境下，裴侠能让官员和老百姓都如此怀念，宇文泰这“独立使君”四个字，应该可以作为盖棺定论的评价。